

采风丛书·5·

12472-249

1988

闯进“恋爱角”的 陌生人



任嘉禾 马信芳编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民间恋爱的陌生人

任嘉禾 马信芳 编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上海

责任编辑：毕尔刚

封面设计：区卓标

插图：区卓标

闯进“恋爱角”的陌生人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如东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14万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500册

ISBN7-5040-0066-3/I·66 定价：2.28元

目 录

路路通·····	魏仲云 王正平	1
闯进“恋爱角”的陌生人·····	龙江河	13
反“第三者”行动队·····	俞培元	23
下跪的采购员·····	刘松林	33
新“八仙过海”·····	杨本琦	47
红与黑的搏斗·····	朱其奋	60
为医生治病的医生·····	赵坚声	71
劳动模范与健美女郎·····	曹石麟	80
盥洗室里的流水声·····	应文漪	93
市长儿子被打事件·····	华 正	105
第八十一封应征信·····	陈复观	118
新风村里的“丑闻”·····	张道余	128
开眼界的代价·····	刘松林	139
身份不名的女人·····	王孝先	151
失落的金项链·····	王水根	160
黄金库里的搏斗·····	包明达	170
难咽的喜糖·····	龙江河	182
中断了的新婚之夜·····	赵坚声	191
火葬场里的征婚启事·····	吴 伦	202
糊涂科长办案·····	陈留贯	213
深夜投案者·····	村敏 肖坚	221

路 路 通

魏仲云 王正平

双江市火车站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路子走不通，去找陆玉东。

陆玉东是谁？他是车站一个小小的货运股长，人称“路路通”。

路路通凭借他的神通，为公家办了一些事，但也为自己得了不少好处。他吃是吃、喝是喝、玩是玩、乐是乐，可他也有走不通的时候，这几天就乐不起来了。什么事儿呢？他女儿小翠，本是列车员，嫌工作累得慌。路路通七通八通，女儿便调到局里当了打字员。又由打字员调到基建处，“以工代干”当了统计员。眼看要提干了，最近机关搞改革，局里卡着不给小翠转干不说，还有被精简上车的危险。路路通一听这消息，慌忙出阵，从基建处、人事处，一直通到局长办公室，听说被包局长卡住了，路路通再也不敢通了。

为啥？包局长是全局出名的“铁面无私”的局长，人称“包大人”，只要听听他的绰号就知道厉害了。甚至传说包局长的家，只有窗户没有门儿，俨如铁桶一般，谁也休想到他家去走什么门道儿。

路路通心烦意乱，愁眉苦脸，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基建处王处长，急匆匆一步跨了进来，使他心里又猛然一怔：他来干什么？难道小翠的事真有变动？路路通慌忙请王处长落座，又是敬烟，又是捧茶，忙了个不亦乐乎。王处长说：“老陆！别忙乎啦，我是有求您来的。”路路通一听，嗨，有门儿了，忙说：“王处长有什么差遣，您请吩咐吧！”

王处长从口袋里掏出厚厚一叠提货单说：“唉，站上修建干部宿舍的工程，因为没弄到钢材，马上就要停工了。你看，这按国家计划调拨的一百五十吨钢材，我早就派了八个人，跑了半个月，一两也没到手，万一停工，光受施工单位的罚，每天就得拿出好几千元。”王处长急得直叫，“老陆呀，我求求您啦，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同事们的份儿上，帮帮忙吧。谁不知你是神通广大的路路通。”

路路通越听越有门儿了，心里冒出乐滋滋一股味儿，但他却慢悠悠地说：“噢，是钢材吗？要在前段时间，您这个数字的钢材，我只需要打个电话。可目前不成呀，整党之后这事就难办了。”王处长也听出他话里有门儿，便说：“老陆！你别拐弯抹角了，我这人直来直去，你只要能提回这批钢材，大楼落成，按劳分配，给你一套三室一厅双阳台，楼层由你挑，怎么样？”“嘿！”路路通笑而不答。王处长的话说出口之后才想起，这家伙现有的住房，早已超过这种三室一厅双阳台的水平了，忙

改口说：“除此之外，你还要什么条件，直说吧？”
“王处长，我是自己的补钉也打不过来呢，还有哪门子心思过问您的绣花被，我家小翠整天闹得我六神不安呀！”

王处长恍然大悟：原来这家伙要以他小翠转干为交换条件，一时倒被难住了。但他想想也就横下一条心，把钢材提单往路路通面前一放说：“行，小翠的事包在我身上了，丢了乌纱帽，我也要保荐小翠转干。”

路路通一听，接过提单说：“好，王处长既直来直去，我也痛快，请您明天下午派二十辆八吨卡车，随我一道去羊子坝提货好了。”王处长惊讶地看看路路通，心想，你行吗？我可是跑了三个月呀。听他口气，他好象就是物资局局长。

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路路通没有金钢钻，不敢揽瓷器活儿。刚才他一听王处长为钢材的事找上门来，储存在他大脑的关系网络图里：“叭铃……”一声响，信息神经向他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朱月梅。

朱月梅是什么人呢？她是路路通在六十年代追求过的一位姑娘。当时朱月梅在市物资局当提货员，与路路通交往甚密，只因路路通的长相太平凡，风度欠佳，漂亮的朱月梅才拒绝了他的求爱。后来，听说朱月梅与物资局一位科长结了婚。前不久，正当货运股窗前拥挤不堪的时候，一辆进口拖车拖了满满一车东芝电冰箱，前面一辆嘉陵摩托开

道，徐徐进入货场。摩托上跳下一人，摘去头盔，路路通一看，这人正是当年的朱月梅。时间相去二十年，朱月梅虽已徐娘半老，但借助于现代服式、发型、化妆品，她还是那么楚楚动人。路路通马上联想到不久以前报上刊出市府任免名单中有朱月梅丈夫的名字，昔日的科长，当上了市物资局长。路路通看到这一车不属物资局统管的电冰箱，知道局长夫人得之不易，今天亲到货场，定是十万火急。路路通便决定重新结识朱月梅，当然不是当年那种意思了，而是想扩大他路路通那张关系网，便有意叫小张刁难朱月梅，把她递进窗口的托运单扔了出去。果然，朱月梅拉着一张马脸进来了，正要打听领导是谁，路路通迎了上去，亲切地叫道：“月梅！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他见朱月梅眼呆呆看自己，就说：“月梅！我是老陆呀！”直到小张在一旁介绍他是股长之后，朱月梅终于认出了路路通，忙脱下皮手套，热情地伸出一只白嫩嫩的手来。路路通一把握住，说：“月梅，你还是老脾气呀，事无大小，御驾亲征，其实，有事给我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就这样，他以快件另担方式，解决了朱月梅燃眉之急。从此，路路通的联络网上，多了这位物资局长和夫人的名字。而今的朱月梅，不但是局长夫人，还是物资局储运处的处长了。所以，路路通刚才斗胆接下了王处长这一百五十吨钢材的提货任务。

第二天，路路通只给朱月梅打个电话。下午，

当他带着车队赶到羊子坝仓库时，那里已经按需要的品种，一两不少地为他准备好了—百五十吨钢材。车队装好货，路路通正要去开出门条子的时候，朱月梅的嘉陵轻骑，风驰电掣般来到他身边，跳下车就说：“老陆，我总算追上你了。”路路通忙问什么事，谁知朱月梅说出一件事来，顿时叫路路通敏捷的神经一时断了路。

原来，朱月梅说她有位朋友姓李，是家用电器公司的业务科长。这位李科长的外甥女，今年在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凉山自治州。因为父母身边无人，这女孩子便没去报到。这事儿按规定，凡不服从分配的大学毕业生，国家不再分配，而且其他单位也不得随意接收。因此，李科长这外甥女便在家闲得不耐烦了，吵着向父母要工作。经过多方努力，在本市找到了接收单位，市教育局也同意重新分配，但必须师范学院改变原分配方案。李科长托朱月梅帮忙打通师范学院这一关，朱月梅又赶来请路路通显神通解决这个难题。

路路通一听，这要求并不高，教育局已开了绿灯，师范学院是有可能顺水推舟的。但路路通储存在大脑里的联络网信息还是“嘎噠”一声断了路，因为他的关系网络上没有教育界的人。朱月梅见他面有难色，便说：“老陆呀，我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位小李科长是我老头子从前的下属，老头子已经把这事答应下来了，这面子我想你是会给的，嗯？”朱月梅用眼神一溜地勾了路路通一下，路路通一

惊：哎呀，这女人抬出她丈夫物资局长来，我要不答应这事，说不定这批到手的钢材还拿不出门。那样一来，我小翠的事怎么办？路路通这一着急：“叭铃……”他那张关系网络图上的另一信息的信号响了，突然想起一位萍水相逢的朋友……

这是去年春节，客运高峰时期。一天，一对夫妇来找路路通，自称是师范学院的干部，姓魏。他夫妇俩要回北京探亲，买不到车票。他们听站长说路路通是个乐于助人的人，特意找来请他帮忙。路路通一想现今知识分子很吃香，便做了个顺水人情，为他夫妇拿了两张卧铺票，想借此结识一些知识界的人。果然，这俩夫妇回来，特地到路路通家拜望，还带了一些礼品，来向路路通表示感谢。路路通见他们热情，心想，多认识一个多一条路。可是一交谈，才知这俩夫妇并非教授讲师，只是个干部，就没把他们列入关系网络。不久，听说老魏当上了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了，学校没有什么油水，是个清水衙门，所以也没放在心上。

此时此刻，忽然想起了这俩夫妇，赶忙叫朱月梅把那位李科长的外甥女姓啥名啥等等情况写个条儿，表示自己马上去办。朱月梅拉开小拎包，拿出早已写好的纸条，路路通接过来连看也没看，往口袋里一塞说：“月梅，请你的那位局长大人放心吧！”说完，他便忙开出门条去了。

想不到，门房出了麻烦。开条子的管理员提前下班，明天才能来。路路通明白，没有出门条儿，

这几十辆车就出不了仓库大门。他心里一震，难道这是朱月梅的安排，借以扣下钢材作交换条件？慌忙出来一看，朱月梅的摩托“都……”地冲出了仓库大门，只给他留下一股难闻的青烟。

路路通只好把司机安排住下来等候，自己急急忙忙赶往市南区，直奔师范学院，找到了魏主任的家。老魏夫妇接待十分热情，见他匆匆而来，便关心地问：“老陆同志，你有什么事吧？我们是朋友了，尽管说吧。”路路通一问，魏主任正好负责分管毕业生分配工作，心里乐了。但他想，这可是关键性的一锤子买卖，不下功夫不行，便把那位小李科长的外甥女说成是自己的亲外甥女，又是独生女儿；说姐夫年老多病，说姐姐又患了个半身不遂的瘫痪症；把两口子孤苦的惨景，盼望亲人照顾的心情，说得可怜巴巴。加上他配以凄凉哀楚的音调，几乎是声泪俱下的表演。真灵，一席假话感动了主任夫妇，尤其是主任夫人，在一旁听得来直抹眼泪。路路通一看火候到了，便把话切入正题，言明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替外甥女奔波。魏主任听罢说：“市委已经号召领导干部们教育自己的子女，带头去边远地区，今晚我就去作两个学生的家访工作。学校也打算对个别确有具体困难的学生具体对待。您外甥女这困难可以考虑，只是，我明天要到北京去开会，飞机上午九点起飞，这一去又是半个月。您把您外甥女的班级、家庭情况等写个纸条给我，我好找人帮你办理，以免误事。”

路路通心里乐了，忙往口袋里一掏，顿时傻了眼，朱月梅给的那张纸条不知哪里去了。翻遍所有的口袋也没找着，条上写的什么他也没看，刚才一心想着钢材，朱月梅介绍时也没在意，连那小李科长的外甥女叫什么名字都没记住。忙说：“误不了事，我回家详详细细写好送来吧。”一边说，一边忙不迭地起身告辞。

路路通出了魏家门，“登登登”一路小跑，上了汽车又换电车，总算赶到朱月梅的家。朱月梅一听丢了纸条儿也慌了，那上面写的是什麼，她也没看。此时天已黑了，幸好朱月梅有摩托，两人一会就赶到了小李科长的家。这位供销科长一听丢了纸条儿，更慌神了，窘迫地说：“朱处长，实不相瞒，哪是我外甥女呀！这事是我孩子的幼儿院那个代院长托我办的。唉，现今孩子是掌上明珠，千万不可小看幼儿院。阿姨、院长有事要请家长帮忙，只需孩子捎个口信，我们做家长的都得奉若圣旨。这事代院长亲自找我，我怕您老见外，不得不说是我的外甥女。那纸条儿上写些什么，我没细看。这样吧，他家离这儿不远。朱处长，您就先请回了，我陪老陆同志去一趟就解决了。”

路路通看到这事又拐了一个弯儿，可急坏了，忙说：“月梅，明天一早我把办的结果，与你通个电话，你就请回吧！”路路通送走朱月梅，跟着小李科长又是一路小跑，赶到了代院长的家。

代院长是个性格开朗的妇女，一见面便说：“李

科长，我那事儿您准办妥了。现在是实权大于职权，孩子们的家长中，象您这种掌握物资实权的并不多，您那些个进口玩艺儿最招惹人了，这事您只需附在一只电冰箱上就办了。

小李科长听了哭笑不得，才把老陆和丢那纸条的事向她作了介绍。可代院长并不惊慌，坦然地说：“噢……也不是我的女儿，是我老头的老首长的小女，详细情况我也记不清了。既然老陆同志把事情办妥了，李科长您就请回吧，我陪老陆走一趟，叫他们家重新写个条就行了。”

路路通一听又拐了弯，那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为了小翠，他真想骂娘了。一看快八点了，这条儿要急于给魏主任送去，这没完没了，到底是哪家的女。心里嘀咕道：今晚硬是撞到鬼，入了八卦阵了，让我路路通从这门道出来又到那门道，受洋罪。最后他把怨气归到包局长身上。唉，包大人呀包大人，你几时也适应适应潮流吧，我路路通也少受几分罪呀。好在这位代院长十分健谈，又是个爽快人，一边走一边说：“老陆呀，这位老上级是个大单位的头儿，他们家儿孙满堂，他家大大小小的孙子、孙女、外孙女，都在我幼儿园里。可我们设备不够，经费不足，我去请他为幼儿园赞助一下。这老头子可精了，答应单位赞助，但要我帮他办他女儿这件事作为交换，至今赞助款没给。老陆同志，我求您今天配合我一下，给他个不见兔子不撒鹰。”

路路通心想，你也够精了，便说：“瞧着办

吧。”他由代院长领着“登、登、登”穿街过巷，弯来拐去，走了老半天，搞得路路通辨不出东西南北了。眼前大楼鳞次栉比，他们终于在一幢大楼前停了下来。路路通一看，这里自己不曾来过。一直爬到四楼，代院长才敲开了一家人的门，开门的是个肥胖老太太，身后跟着大大小小叽叽喳喳的一群孩子。

胖老太太一见代院长，喜出望外。孩子们一齐拥上前，把代院长拥着进到屋里，屋里桌翻凳倒，乱七八糟。老太太见老陆面生，很不好意思地请两人凑合着坐下。代院长搂着个小女孩说：“老人家您这是多子多孙多福气呀，可我们幼儿园困难了，自从您这群宝贝们进院后，光玩具就不够分配。孩子们老为争夺玩具闹气。”胖老太太忙说：“院长，你们需要的那笔经费，老头子已经批了，他正等您来定个取支票的日子，老头子好通知财务处办理手续。”

路路通一听就知胖老太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角色，忙示意代院长快谈正事。

原来，那位不服从分配的大学生，正是这胖老太太的小女儿。她高兴得一边向路路通道谢，一边向屋里喊叫：“老头子，还不快出来谢谢人家。”只听里屋一声痰咳，随着这声音走出个人来，路路通抬头大吃一惊，不由叫起来：“包局长！”他这一叫喊把包局长老俩口惊呆了。代院长见他们原是熟人，忙说：“包局长，你女儿的事全靠老陆同志出力，

若换一个人去办，这事就难了。”

大名鼎鼎的包局长，尴尬得结结巴巴，颠三倒四地说：“嗯，这个……坐，请您……您请坐！”

路路通万万没想到包局长这种人也有难处，他万万没料到，自己通来通去，竟通到包大人名下来了。屋里空气显得紧张。还是路路通见多识广，乘机把他与师范学院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魏主任的萍水相逢吹嘘成患难之交，拍着胸口对老局长说：“只怪我这个下级早没想到，要不是代院长说起，我还蒙在鼓里，你老就一百个放心。师院魏主任最通情达理，最体贴我们做父母人的心。我与他关系非同一般，就是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他也要给我办到。”

事到如今，包局长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有顺水推舟的份儿了。

这时路路通一扫局促不安的窘态，神采焕发，浑身象通了电一样热乎乎的舒畅，手持条子告别包局长，一步跨三梯顺楼梯冲了下去。刚走过拐弯处。只听“哎哟！”与迎面走上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路路通定神一看，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与他对撞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要去找的魏主任。“啊！魏主任，你怎么来这儿了？”当魏主任看清是路路通时，也呆住了：“这儿有个包玲玲，不愿去外地，我来家访，做点说服工作……怎么，你也住在这里？”

“喔，不！”路路通灵机一动支吾地说：“不，我姐夫在这儿住，我就是来取条子准备给你送去的。”魏

主任接过条子，对着灯光一看，惊奇地望了望路路通：“啊，是包玲玲？你说的外甥女，就是她……”魏主任望了望路路通，他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春运高峰通宵排队挤买车票时的情景。他犹豫了好久，突然一个转身朝楼下走去。

路路通出神似地怔住了。当他回过神来，发现魏主任已经不见时，猛地大叫道：“老魏，老魏……”顺着楼梯，飞快地朝大门冲去。

闯进“恋爱角”的陌生人

龙江河

一天下午，造船厂的青年工人夏强，带着女朋友李玲走进了浦城公园。这对正在热恋着的情侣，手挽着手，肩挨着肩，眉梢传情，眼角送意。他俩这里瞧瞧，那里瞅瞅，却找不到一个谈情说爱最理想的“恋爱角”。

溜遍了大半个公园，总算选中了一片幽静的小树林。夏强一手牵着李玲，一手拨开茂密的枝叶，弓着腰顺着一条小径钻了进去。

可是，他俩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恋爱角，早被人注意了。两人在树林中的一张石椅上刚坐下来，有个人就象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出现在他俩眼前。夏强抬头一望，此人看上去虽然年龄不大，却胡须拉茬，衣衫褴褛，活象那电影中的拦路强盗，不由得暗暗吃惊，下意识地站了起来：“你，你要干什么？”青年汉子目光呆滞，一声不吭，可怜巴巴地伸出了一只手。夏强紧提的心放下了，原来这是一个乞丐。一股无名怒火从心底里窜了上来，他厌恶地挥了挥手，没好气地说：“你不缺胳膊不少腿，年纪轻轻干这种营生，也不嫌害臊，去去去！”青年